

G·史坦因著
駱程譯

三萬萬戰鬥的同盟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六

·晨社·

盟同的鬥戰萬百三
—— 六之戰挑的國中色紅 ——

著 因 坦 史 · 室 根
譯 程 駱

• 1946 •

盟同的鬥戰萬百三

— 六 之 戰 挑 的 國 中 色 紅 —

著 因 坦 史 · G

譯 程 駱

社 展 者 版 出
局 書 大 各 售 經

• 版 一 第 海 上 月 七 年 六 四 九 一 •
有 所 續 版

目 錄

一	八路軍提供的幫助·····	一
二	三角戰爭·····	一三
三	獨一無二的戰爭場面·····	二七
四	八路軍底戰鬥力量·····	三五
五	美軍考察團·····	五〇

一 八路軍提供的幫助

朱德將軍，八路軍底總司令，對我發表了好幾次談話，談論到和協約國軍事合作在實際上的可能性。我們好幾個鑽頭地坐在那座祇有一間房的屋子里。那屋子是給他總司令部的將官們會議用的——他們在那里研究地圖，報告，和軍事的統計表冊。

朱德穿着一身沒有符號和勳牌的，普通兵士的藍布制服，和我看見他平常在集會上穿的一樣。但是這個人本人今天像是有些兩樣。在他那廣闊的農民的臉上，替代着那有名的微笑的，是一種堅決和凝注的表情。他底兩眼比平常甚至還要來得銳利些。這和藹的老人底大家所熟悉的形像，變成一個冷峻的充滿着力量的軍隊總司令底了。他不多說話，正像我知道他在聚會上，會議上那樣的，並且也正

像那樣的完全不習慣的。但是他表現了一種思慮底軍事的精確，這使我驚奇。第一次地，我才懂得，爲什麼國民黨底軍隊在內戰時期，和日本人在現在的戰爭中，都把這位溫慈的、隨和的朱德，看作一個危險的敵人和出色的戰略家。

他對我說得那末具體，好像我自己就是一個軍人似的。而且，什麼地方可能資敵，應該在我底記錄上刪掉，他也由我自己去判別了。——這種地方（可能資敵而必須刪掉的），正是他告訴我的許多有趣的細節中的大部份。

這是他第一次的機會，來使協約國知道：共產黨底軍隊，在協約國互相合作抗日的基礎上，所能做到的，比他們單獨地已經做了的，要多多少。自然，我沒有意思來證明朱德將軍告訴我的對不對；但是所有他底提議，我都覺得是誠實的、行得通的。它們使我看得甚至比我已聽了解的更清楚——就是我們因爲缺乏和共產黨軍隊的及時合作，已經損失了多少；和在這抗日戰爭的最後階段中，和他們取得密切的接觸時，我們還能獲得多少。

「我們底軍隊和我們底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地在憑協約國爲着每一個可能的幫助來安排的，」朱德說：「隨便哪一個協約國底代表，要來就此搜集材料，都是被歡迎的，——不論是關於我們軍隊和根據地底實力，和關於我們能夠幫助協約國的能力。」

「我們有好些方法可以使自己立刻就開始增加對協約國的效用——只要給我們一個機會。」

朱德首先說到和協約國空軍在陸上合作的可能性。「我們能夠切實地幫助協約國的轟炸任務的完成，」他說，「因為我們底敵後抗日根據地，差不多包圍在每一個，在華北和華中的，可能思想得到的目標的四周：日人支持的大都市，實業工廠，和運輸線。同時，在每一個日人佔領區的中心，都有我們底地下工作者在。」

我們底地域分佈得廣極了。比從協約國在中國底空軍根據地到滿洲、高麗、和日本去的路，要廣得多。有許多你們的飛行員，被迫降陸的，都已經被我們的軍隊帶到安全地帶了。偶然地，這一定就使他們會去報告美軍，關於他們所見到的戰爭根據地，和幫他們通過日本封鎖線的我們軍隊的小隊。靠着密切的合作，救援工作就能夠系統化起來和改良起來。」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可以輕而易舉地給與協約國援助的，就是關於敵人的情報。朱德宣稱他底部隊有那關於敵營進展的最好的情報。因為共產黨們一向是靠着這個的；敏快的情報是他們的部隊在日本人深入的後方，能夠在這七年來，制勝這樣一個配備和運輸大大地優越過他們的敵人的原因。

許多前線的軍官告訴我，並且朱德也證明，說，共產黨之所以能常常在防禦或抵抗的戰鬥中，勝過敵人，是因為事先知道了日本人的意向和他們軍隊的分佈和移動。「因為中國人民，隨便在那里，都幫助我們，」朱德說，「同時，我們教給他們實際合作的技巧。」

從好多次人家告訴我的，我發覺延安的軍事總部，對於日本人的狀況，有特別好的情報。朱德和

他底將領們，在我待在那里的頭兩個月里，偶然地告訴了我的許多具體的情報，我相信，對協約國一定會有不小的實際價值，假使是有聯絡，能在延安收到時就儘快地傳給他們。我確信，只要單據情報的供給，中國共產黨就能給協約國很大的幫助了。朱德向我保證，他願意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所有的情報，來和美國和英國的軍隊共享；並且願意和他們完全合作，去獲得那些對他們有特殊重要性——而延安不大注意的材料。

共產黨相信，不管協約國底海軍和空軍，怎樣成功地越來越向日本島推進，中國在協約國對日的抗戰中，將担任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日本在中國和滿洲的陸軍，將延遲協約國在太平洋的勝利，必需把它擊滅，以確保勝利的完整和安全。

共產黨認為，協約國不能因為中國國民政府的軍隊，對日本人的新攻勢的抵抗的削弱，就對利用中國戰區來作主要的戰爭表示失望了。相反地，這個削弱，使得協約國也在中國打擊日本這事，變得更為重要。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用我們四百七十五萬的常規軍，」朱德說，「和差不多有二百十三萬的民兵和那些建立在敵後的每一個角落里的堅強的戰鬪根據地，來做大大的援助。他們的戰略的價值，是不能高估的。」

「我們也能幫助協約國在中國許多部分的登陸。我們控制着相當長的海岸線，特別是在華北的河

北省和山東省，和華中的江蘇省和浙江省。許多日本佔領的海岸，在那些區域之中，都挨近着一兩個我們守着的內地據點，並且已經成爲我們的游擊隊的游擊根據地了。

「我們甚至還能在海岸線上予協約國以合作。因爲，幾年前，當我們的軍隊在好幾處地方到達海岸的時候，他們征服了舊有的海盜，並且用政治教育，使他們轉變爲抗日的戰士。這些以前的反社會份子，曾經好幾代地擾亂着中國的海岸的，今天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工作——海上游擊隊的工作，並且知道怎樣來和我們的陸上游擊隊和正規軍進行合作。有些協約國的朋友，已經得到過他們的救援了。

「更爲重要的，我們能夠幫助協約國的遠征軍，在任何地方穿過中國領土。我們能夠有效地保護協約國軍隊的側翼，並且非常完善地準備着所有這種工作。我們的人熟悉地勢就像一本書一樣。不單是對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熟悉，就是對從前的蘇區，現在華中的戰略地帶，曾在內戰時被國民黨從我們手里奪去，而現在丟給日本人了，也熟悉。我們還沒有仲入從前的蘇區，因爲，在我們的軍隊和日本人之間的重慶軍隊，反對我們活動的發展，寧可要敵人——不要我們——在那些地方上。

「我們底軍隊是這樣一種專家，他能極有效地騷擾敵人，並且在敵人的主力危急的時候，阻止他很快地集中救援的力量。他們有很豐富的經驗來組織人民，使他們成爲所有解放力量的有力的合作勢力。這一個特點，將比你所想像的更爲重要。因爲盟軍必須走過這樣的地方——沒有路，很惡劣的公路條件，他們不能用機械化的運輸車。這樣，當地的老百姓必須不單是熱情的，並且要組織得很好，有經驗，才能盡最大的力來幫着運送軍火和給養，取得基本的食物，和幫助採取關於敵人的情報。

「國民政府的軍隊，最近在河南、湖南和廣西各省的失敗，大部份就是因為他們和人民大眾之間，缺乏完全的合作。而在這些年的戰爭期中，我們在建立和擴大我們的敵後戰爭根據地上的成功，主要就是由於我們用民主的方法，喚醒和動員了人民，使他們真正地和我們的戰鬪單位打成一片。這話也許對你太理論了些，但是假使任何一個協約國的將官，曾在國民黨的前線有些經驗的，走到我們的戰區來，他們就會很快地瞭解：和人民密切合作底力量，和它對協約國軍隊將有多少的幫助。」

然而，所有這些對協約國的幫助，還是次於直接用共產黨底強大的軍事力量來打日本人。延安的將領們確信他們能夠從他們自身貢獻出很大的力量來打擊敵人——或是單獨地，像這七年來那樣；或是以直隸於盟軍的正規部隊的形式——都可以。

「我們有經驗的正規軍和民兵的戰士，我們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周圍環繞着游擊區，和在所有這些土地上，有組織的人民大眾的抗日鬥爭，已經——在我們被外界隔絕的這許多年中，幫了協約國很大的忙了。這些總有一天，都會被人知道，雖然重慶想歪曲和否認事實。」

「……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假使我們自己的努力，終於能和你們的合作起來，我們就能以一種新姿態來打仗了。」

「要告訴你在哪些方面，我們能幫忙，在那些方面我們不能，」朱德說，「我要把這件事先說明

白：就是在中國的最後的戰役中，協約國的戰略，需要三種力量：第一，特殊化的、機械化的部隊，像大砲，坦克，高射砲，等等；第二，正規的陸上部隊，步兵，和一些主要供前線上用的輕騎兵；第三，大數目的組織得很好的有經驗的游擊隊，這，在我國這樣的條件下，一定要佔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

「在這最後的一種上，我們一定能夠做得很好，但是要是能給我們一些比我們現在所有的更好一點的輕機械，和更多的小彈和炸藥的供給，那末對於增高我們底戰鬥力這一點上，將有很大的裨益。此外，如果協約國能夠給我們來福鎗，以及像坦克鎗那樣的特別武器，那末這對於協約國也是有好處的，同時這些武器都是便於攜帶而且力量足夠敵過敵人用成千個磚砌的兵舍防衛着的，他們主要交通線的堡壘以及被佔領的大城市周圍的內線防衛。

「只要給我們一些這樣簡單的供給，（這在量上說是沒有多少的，）再偶爾地爲着特殊的目的給我們一次空運上的支持，我們底游擊隊和正規部隊，就能夠給敵人（以比用他們現在所有的配備所給予的）更多得多的傷害了。有這樣的支持，我們就能自己收復一些重要的大城市。我們能夠摧毀所有日本人在華北，和我們所控制的那一部份的華中的運輸線，因爲我們已經包圍着敵人所有的運輸線，並且，時時地在戰略需要切斷它們的時候，就切斷了它們。我們能夠把在所謂「佔領」區里，敵人的無論什麼經濟根據地，完全掠過來。同時我們還能徹底地使他們完全筋疲力盡，（至少在整個的華北），而這些行動的最後的結果，整個地說來，將成爲協約國的戰役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戰略地說，我們在這抗戰中的任務，將是依着我們自己的路，在日人的廣大的後方，打擊他們。而，戰術地說，這於我們是絕對可能的：在主要的戰線上，幫助協約國的陸地力量。一部份我們的軍隊，可以和協約國的——或至少是和他們的機械化的小隊，在前線的攻擊中，共同作戰。因為我們的軍隊，已經有充分的經驗和軍事的教育，可以變成一支非常好的正規軍隊，在比我們普通所採用的較大些的單位里作戰。爲着這個目的，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爲我們一部份的師，重新配備上新的武器——像現代化的英美步兵師團所用的；同時，給他們短時期的運用這種武器的訓練。」

「即使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所需要的，也並沒有比來福鎗，輕自動鎗和步兵鎗——更好和更多的了。這樣的供給，將給予協約國一支強大的力量，可以在第一線的戰場上來和他們自己的，更精良地配備着的隊伍合作了。」

「這並不會減小我們在敵後的游擊戰爭的規模的。因爲我們不缺乏受訓練的人。我們的民兵，數目在二百萬以上，我們並且還不時在擴充着，他們給預備好一大批後備——有卓越的戰鬥精神的、有經驗的戰士，可以立刻填補我們任何一支常規軍隊的地位，如果這軍隊要和協約國的軍隊一同調到正規的前線去的話、除此以外，民兵還能夠大大地增強他們自己的活動，假使給他們軍火，以便利他們的游擊戰。」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底正規的第八路軍，由它廣大的游擊隊相支持着，不久就將成爲協約軍在華北的一支完全的翅翼了。它將能收復一些大城市。」

「新四軍在華中，他每一個單位部隊的戰鬥力，都和八路軍在華北的一樣。新四軍和他的民兵輔助部隊，要是一旦也同樣地被供給，（這在開始也許因為較大的運輸上困難，比較難些），它將在給在那一部份的地方的協約國特殊化的部隊的幫助上，得到同等的戰略上的重要性。」

朱德笑了，當我問他共產黨要不要請求協約國給他們備些坦克和重配備。「當然不要，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限度。還有兩樣東西我們是不需要的。因為，我們自己製造了。——幾乎在敵後的每一個地方，我們都自己製造我們的主要武器：手榴彈和地雷。它們都造得很成功。我們的人完全能使用得很好。」他矯正他自己。「事實上，我們要問協約國要些更有力的炸藥，用在我們的手榴彈和地雷里的。那將得出很大的差別。這一個例子就可以表現給你看：利用協約國一點點的供給，我們就可以做得多出多少來。」

朱德最後說到重要的指揮問題。「爲着在中國戰區對日的抗戰，」他着重地說，「應該在所有的中國部隊之上，設一個聯軍最高統帥部。只有一個聯軍的統帥，才能保證給不同的中國部隊——國民政府的軍隊；一向爲重慶所虐待和忽視的地方部隊；重慶想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餓死和阻礙的我們自己的正規軍和民兵——以平等的待遇。只有一個聯軍統帥，才能確實完全地利用所有這些部隊來抗敵，同時，才能克服所有的阻礙來統一指揮，這些阻礙，在過去已經阻撓了我們的抗戰很多了。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使中國的軍隊和協約國的軍隊達到合作的目標了。」

「不，那「丟臉」的問題——說是一個美國司令指揮着全中國的軍隊——不再在中國人民或我們的將官和兵士的腦子里做怪了。普通的人民，像我們自己一樣，一定歡迎一位聯軍最高統帥的。因為他們慢慢地了解，蔣介石的指揮，是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同樣地破產了。再說，英國的軍隊和英國人民，不是爲着攻打歐洲和最後的攻打德國，情願地服從一個美國的總司令的嗎？」

「所有的共產黨控制的部隊，都將衷心地服從一個聯軍統帥，因爲他們所關心的唯一的事，只是勝利要盡可能地快些和完全些地獲得。而勝利在一個聯軍最高統帥指揮着所有的中國軍隊之下，才能被最好地確保。」

「此外，一個聯軍最高統帥部，聯合了所有中國的軍隊，爲着最大的可能的戰爭力量，將間接地打下戰後真正的國家統一的基礎。而在民主的基礎之上的國家統一，是在勝利之後，對中國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向你保證，」他總結他給協約國幫助的提議，「合作將發展得又順利又成功，因爲我們每一個戰士，都充滿着和協約國無條件團結一致的精神，而我們唯一的目的，是戰勝日本軍閥。」

我發現了對協約國完全合作的熱情，表現自許多其他的軍事和政治領袖，各級的將官，和許多單純的八路軍的戰士。他們願意做任何犧牲——爲着要快一些勝利而可能要求他們的任何犧牲。同時他們還幫着救護盟軍的生命。這些，使我覺得他們的決心的真實和可靠。因爲我覺得，在戰爭期間及戰

後的和協約國的合作，是共產黨爲中國設計的那些事情的現實的計劃的基礎。

共產黨和他們底非黨同人並不希望這抗日戰爭的決勝的最後一回合，完全由協約國來替中國贏下來。他們估計他們底力量，足夠給勝利一個重大的幫助。並且，他們自信，即使是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地方，一個大的戰鬥力量的新生，仍然是可以用推行那久已不推行了的，必要的政治和軍事的改革，來獲得的。

他們相信，只有在這戰爭的最後一個階段中，充分地利用中國全部的現有力量，才能在戰勝了日本之後，得到真正的統一和進步。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照着在所有的政治營里的那些愛國志士許多年來所期望的——扮演一個國際的角色。

延安的人們，不像重慶的一樣，他們沒有關於協約國對中國的戰後的態度的幻想。他們希望協約國在戰爭過後，依照兩種標準來判斷中國：照着她對勝利的真正的貢獻；和，照着她在戰爭中所表現的能力——她在政治上化了多少力量，來預備讓自己在一個新的、民主的、進步的世界秩序中，做一個伙伴。

共產黨料到，到那個時候，中國要在世界的裁判面前說她在八九年的戰爭中，受到了多大的痛苦，以及滔滔地解釋她在戰爭的最後幾個回合中的失敗，是沒有用的。正像她向協約國抗議，說他們不應該責難她內政上的行爲，是一樣的沒有好處。這個預料，和毫不虛假的利他主義，在我認爲是延安之所以在盡可能的辦法上，要給我們幫忙的基本的動機。

但是，關於他們在合作抗日的情形之下，所希望於我們的援助怎樣呢？也許，共產黨在戰後，不希望再這樣來加強他們的軍事力量，來對付國民黨了吧？重慶已經在美國提議要把共產黨帶進協約國的聯盟中的時候，就用這議論來反對了。

我問朱德。他笑了，同時引用了那句中國俗語，說是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應該扔石子。「我們將接受任何協約國可能爲着我們運用他們供給我們的無論什麼軍械和物資，而提出的條件，」他說，「自然，必須是國民黨也是在這同樣的條件下，得到軍械和物資的。」

協約國並沒有得到朱德將軍告訴給我的對他們的報道。我底信，講到我和他的會談的，都被重慶的檢查老爺扣下了。

但是史蒂威爾將軍，一直就注意到在這次聯合對日的戰爭中共產黨勢力的重要，和延安可能扮演的角色的重要。他一直企圖要從蔣委員長那裏得到許可，讓美軍的將官們去訪問訪問共產黨的司令部。我知道他還在那里繼續爲這事努力。

現在，我們記者已經打開了到延安去的路了，美軍的代表還能再關在外面嗎？

一二三角戰爭

「用空間來換取時間」，這是自從一九三七年對日戰爭開始以來，蔣委員長底戰略信條。

「敵人前進，我們也前進」，這是共產黨的軍事首領們的說法。這個口號，一直被決定做他們的戰略的。

在戰事的早期，這兩種戰略，對它們各個的——國民黨的和共產黨的——軍隊，都是對的。更有甚於此的是：它們是相輔的，並且是這兩個敵對的政黨間，合作抗日的基礎。蔣介石的軍隊，配備太差了，不能在前線的抗禦中阻止那優越的日本軍隊山崩似的前進。他祇好——且戰且走，放棄一些領土，來爭取時間了。